

风景在路上

□冷梅(壹点号:冷梅)

周末,我们踏上了去往东营的征程。一路在高速公路上奔跑,印象最深的是路边的棉花田,那些盐碱地里的棉花丰收了,路边的摘棉花的人,火红的衣、巾,在白色的棉浪里如同盛开的朵朵红花。到了,快到了,是称作“瞌头虫”的提油井,把真正的瞌睡虫驱散,我们开始对提油井感兴趣,它们用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,做着抬头低头式的匀速运动。到了,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在这块神奇的湿地,在这个湖泊星罗棋布、鸟儿飞翔的自然保护区,就让我们停下来,短暂停留。

风景在路上,我举起相机,在飞奔的车上拍下一组组镜头,我惊叹那美的一瞬,在光与速的作用下,照片竟然是如此的神奇,神奇得让人不可思议。原来风景是如此的震撼人心。我想如果此时能停下来,我站在高高的芦苇中,可能那飘飘芦花,那点点飞雪,就不会这么醒目在我的镜头里。我醒悟,原来捕捉一种风景是需要高度的,要站得高高的,才能把美的风景尽收眼底。于是我们来到了叫瞭望台的地方。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,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广袤、什么是宽广。极目远望,天海相接,黄河正从容地从这里走向大海,它没有了那份激越,带着一份平静,带着一份自豪,卷着黄土高原的尘沙,从容地奔向大海,而近处,那高高的芦花正飞舞着,飞鸟翩飞又落下。这里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,这里有着最年轻的土地,天鹅飞来了,落在这片神奇的浅滩上,身姿灵动又轻盈。

看完这片湿地,我们继续前行。胜利油田东方公司的同志给我们介绍油田的情况,使我们知道这些工作着的“瞌头虫”提上来的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和泥沙,为了百分之一的原油,他们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分离厂,经处理的原油顺着管道汨汨流入齐鲁石化。而今由于资源的日趋减少采油呈递减的趋势。我们看着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,它把丰富的宝藏无私地奉献给人们,想到这里,我们对着这片湿地,对着鳞次栉比的提油井,涌起一种深深的敬意。路在脚下继续延伸,怀揣敬意的我们要追逐着黄河去往入海口了。在路上我们感慨:风景在路上。那片明净的水洼,是水鸟栖息的场所,因为现在离冬天尚早,飞鸟们还很少,

沿着黄河看见海

□舒绣雯(壹点号:山东金融文学)

三月春光渐浓,一阵阵春风吹拂着黄河三角洲。这片北国水乡春意绵绵,柔情荡漾,盎然生机正在这片热土上破冰而出,别有一番动人风情。滔滔黄河水正在河道上奔涌向东,冰封的河面逐渐在暖流的冲刷下开始破裂,层层冰凌在水面上拼凑出一幅幅迷人画卷,有的如同撕裂的帷幕,有的如同盘旋的飞龙。河道潺潺的流水声似乎在吟唱春的赞歌,河道两旁的绿意也在阳光的抚摸下渐次舒展,芦苇、红柳开始探出新芽,一簇簇细软的荻花在缓流的河汊间拂动翠影。蜿蜒的河堤上,层层叠叠的野大豆、碱蓬和柽柳细叶悄然,碧玉始成。远远望去,一片生机勃勃,春的召唤已经在这片湿地上回响。

“春风送暖冰雪融,最鲜莫若开凌梭”。黄河的河面在融融暖阳的照耀下,泛着粼粼的波光,如同闪耀的龙鳞。峰嵘的水浪中,不时跃出一两道灵动的鱼影,惹得水面荡开重重涟漪。冬季,黄河里的梭鱼类会进入休眠期,不再进食。待到来年开春天气暖和,黄河进入开凌期,冰凌融化,流入大海,梭鱼们便会结束休眠,成群结队地游进黄河口淡水觅食。此时的梭鱼,已经一个冬天没有进食,腹内一丝杂质也无,没有一点土腥味,肉质也弹润紧实,味道极鲜。渔民会张开大网,在河湾处捕捉这些春季溯游的珍馐。待河面汹涌的大潮退去,便能看到满仓的农家鱼获。开凌梭鱼带来了第一缕春的消息,是黄河口渔民一年丰收的好兆头。美味的开凌梭鱼只待清炖白煮,熟后铺上鲜绿的本地大葱丝,再用热油一泼,便足以让每一块肉质都散发出独特的鲜香。

湿地深处,一大片芦苇和蒲草散发着草木清

如果是冬天,这里将是北方鸟类的天堂。高高瘦瘦的杨柳,在这片盐碱地上顽强地生长。看见了,看见了,黄河,波涛滚滚,奔流到海。我们想象着大海上涨时和黄河入海时的神奇交接,那种激荡、那种渴望和震撼,那是黄河揣着一腔的爱恋扑向大海的怀抱,虽然它携一路的风尘,虽然它经历着九曲十八道弯,虽然它历经险阻,但是它来了,它终于来了,它终于汇入了大海,黄河入海口,怎能不令人激动,不令人感动、不令人心潮澎湃。

乘着游船我们驶向黄河入海口,向着那片蓝色的大海深处航行。黄河的水,此时是温柔的,它波涛微微,风吹来微微的凉意,向后望,太阳的光里,黄河披一片银光,如同染上了一层鳞光,原来黄河在阳光下别有一番景象,太阳可真是一个魔术师呢,太阳的光芒让黄河也变了模样。但是不能尽兴,因为船大人多,河滩底浅,最终我们在离入海口还有一段的距离时需要返航了,停靠在岸,我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融进了芦苇中,在芦花纷飞中拍照留念。我们离开了黄河入海口,虽然我们没有一览黄河入海的豪迈,但是黄河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精神,深深地感动着我们。

黄河、古道、浅滩、芦花、飞鸟、油井、绿柳、水湾、湿地、落日,如一幅天然的画卷,这片年轻的土地,时而给我们震撼,时而又让我们如梦如幻。

一路上,偶尔做短暂的停留,这已经够了,因为风景就在路上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莱芜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

香,芦苇蒲草之间一处浅水塘,几只绿头野鸭正翩翩起舞于塘面,掠浪戏水,累了便从容惬意地荡在水面。芦苇荡中,一群蓑羽鹤的身影若隐若现,它们摇曳着自己蓑衣般的翅羽和修长美腿,优雅美丽如同仙女下凡。沼泽地上,长脚鹬和白琵鹭在走动,探出喙去啄食潜藏在沼泽中的水生生物。立在水中的小洲上一动不动的,是苍鹭,它伸长脖子,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,耐心地等待鱼儿的到来,有时竟能一动不动地站立几小时。岸边的白鹭就好动得多,它们时常展开白色的羽翼,在镜子似的河面上留下洁白的倩影。遥望天空,大群的鸿雁与灰雁有序盘旋,似在俯视这梦幻般的春景,发出阵阵欢快的雁鸣,仿佛在为美妙的春天喝彩。这里已然成了鸟儿们无忧无虑的天堂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植被的芳香,整个湿地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氧吧,振奋人心,瞬间就能让人忘却严寒酷暑的烦恼。

曲折的黄河,一路向东,渐渐流入大海。黄色的河水在与深蓝色的大海交汇时翻涌激荡,终而汇入浩瀚的渤海。那遥远的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上,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,瞬间海天一片霞光万丈,不由让人想起《少年中国说》里那振奋人心的景象:“红日初升,其道大光。河出伏流,一泻汪洋”。春天已经以它独有的韵味和活力,悄然回到了黄河三角洲这片热土。如果听从心灵的召唤,就能看到,大自然激越的生命力正在从这片湿地奔腾而出。尽管严冬漫长,而春华最终总会如期而至,给予世间万物全新的生机。让我们跟随着黄河的踪迹,一同驻足在生命的河口,去倾听沿河而来的春韵吧。

(本文作者为证券公司从业者,山东写作学会会员)



广利河上护堤人

□史朝阳(壹点号:秉烛夜游)

在东营市,广利河蜿蜒曲折贯穿东西二城,它的变迁见证了东营的发展历程和东营人民的勤劳智慧,为黄河口这座年轻的城市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魅力,也彰显了几代东营水利人献身、负责、求实的工作作风,广利河上护堤人老苏就是其中一员。

老苏二十八岁时招工成为一名水利工人,被分配在广利河下游的一个小站工作,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,扔下锄头的他很珍惜这份工作,常对人说:“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。”站上的工作枯燥而单调,十几公里的河岸每天最少要巡视一遍,附近村子的村民会来河坝上取土或倒垃圾,不及时制止,河道就有被堵塞、损毁和污染的可能,排涝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。这些年来老苏没少遇见这样的事儿,认识的来说好话求行个方便,老苏从来不听;遇上愣头青来硬的,老苏肩上有责任,底气足,对方末了还是服软走人。老苏的管理段在单位每年的评比中总是第一,就因为老苏的工作有股子认真和不服输的倔劲,这也是东营水利人的“通病”。

后来,单位鼓励“夫妻站”,老苏就将妻子接到了站上。忙碌一天回到站上,妻子热汤热水弄好了,省了老苏很多的事。老苏抽空将四周的闲地整平栽上了树,几年下来小站就成了绿色的海洋。

老天有时很无情,并不袒护勤劳而善良的人。老苏的两个哥哥在家里接电时,不幸触电双双身亡。本来稍有常识的人都应知道,若有人触电不能直接去拉,然而弟弟一见哥哥被电就急了,伸手便去拉,惨剧就发生了。邻居到站上给老苏送信时,老苏正在河岸上填堵冲口,妻子疯了一样跑去河边将老苏喊了回来,老苏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,悲痛之余瞬间清醒意识到肩上担子的责任之重,老苏紧紧地咬着牙,要自己一定挺住。老苏在料理哥哥们的后事时,始终头脑清醒有条有理,只是看着两个年幼的侄子,眼泪忍不住流下来,老苏对两个嫂子说:“嫂子,你们放心,今后只要有我吃的,就饿不着你们娘儿几个。”

从这以后,老苏并不高的工资除去给长年有病卧床的老父亲买药外,又要分出两份给两个嫂子和侄子用于生活。老苏那善良的妻子,默默地和老苏一起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。

这年的大年三十,老苏的妻子早早包好水饺,让两个孩子给侄子们送去,临走老苏对孩子们说:“快去快回,别在路上磨蹭,回来一块放炮仗,好不好?”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老苏对妻子说:“趁天还没黑,我到岸上去看看有什么情况。”“大过年的会有啥事?”

老苏的妻子说。老苏唉了一声:“越是这时候,越是要防止有人钻空子。”

老苏出门去了,沿着河边穿过他亲手栽下的白杨树,远处传来的鞭炮声让他感觉到浓浓的团圆的味道。

妻子正在忙着喂老父亲吃饺子,已经回家的两个孩子等不得父亲回来就对那个大雷子跃跃欲试。末了一声巨响,老苏的妻子听见孩子的哭声,出来一看,手里的半碗饺子掉在地上,人也随即晕倒在地上。老苏往回走,刚到门口就听见响声,跑进门一看,小儿子的左手血肉模糊。老苏将儿子的手用衣服包了包,抱着孩子就向医院跑。

孩子苏醒过来后哭着问老苏:“爸爸,我的手呢?”如果不巡那一趟渠,而是在家陪伴孩子,也许意外就不会发生,但老苏没有后悔。老苏强忍着哭声说:“孩子,等以后爸爸的手给你接上”……

家庭的不幸让开朗快活的老苏显得沧桑,但老苏的工作并没有丝毫松懈,他依然很认真地巡视责任段,尽职尽责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
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,老苏刚躺下不久,忽然隐约听见不远处有响动,直觉告诉老苏一定是有人打上节制闸上电机的主意了,那是新装上不久用于闸上启闭的设备,好几万元!要是出点岔子岂不是失了大职。老苏想着,赶紧披衣跑出去,果然电机已被俩人装在三轮车上正准备运走,老苏拿手电瞄准了他们大吼一声,就这一声吼,对方已有几分胆怯,但见老苏是一个人,不由得又都胆壮,冲着老苏抡过拳头来,哪料老苏身手矫健不顾一切且气势夺人,竟将那俩人都制服了,两人嘴里嘟嘟囔囔一边往下卸电机一边说:“现在没见过为了公家的东西这么不要命的了。”回到站上,妻子发现老苏头上受了伤,当时一股急劲竟让他毫无察觉,还好并不太要紧。老苏说起经过,妻子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
这么多年,小站上曾经也分来过年轻人,但都耐不住寂寞,托关系走人了,只有老苏始终坚守在这里,老苏的事迹和工作精神后来被单位树成先进典型,单位领导号召同事们向老苏学习,老苏也得了很多奖,有市里的、省里的还有全国的,别人说:“老苏你出名了!”但老苏还是那老苏,最常说的还是那句话:“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。”

守了一辈子的广利河,现在河清岸绿,环境越来越美,小站上现代化的办公场所也马上要动工,老苏却要退休了,他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,但转念一想,回家也好,自己的两个孙子再加上两个侄子的孩子有四个喊他爷爷的了,他要领孙子们到他亲手栽下的白杨树林里转一转,给他们讲讲那河上过去的事儿。

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